

# 古人是如何认识“宇宙”的？

最近“元宇宙”的话题十分流行，其英文 Metaverse 的意思是“超越宇宙”，代表着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，这似乎是一种更为广大的宇宙观。人类对宇宙的认识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从朴素的直观感受到传说故事，再到自然科学上的研究，从古至今的宇宙观，也体现着文明的变化。

古语云：“上下四方谓之宇，往古来今谓之宙。”由此观之，“宇”与“宙”并举，同时涵盖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，实际上更符合现代人对于宇宙、乃至“元宇宙”的认识。那么，中国古代人是如何认识“宇宙”的呢？

## 混沌初开 宇宙诞生

盘古开天辟地是中国最经典的关于宇宙诞生的传说。但实际上，盘古的故事出现时间很晚，当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明确记载黄帝为文明始祖的时候，典籍中还不见盘古的踪影，此时公认的历史源头已有五帝，而三皇的故事则要在此后才进入历史叙述。三国时期的徐整在《三五历记》中终于把三皇和更早的盘古故事纳入典籍，其中有关盘古开天辟地的文字，是此后盘古故事与宇宙起源传说的“模板”，其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：

“天地浑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。万八千岁，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。盘古在其中，一日九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。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盘古日长一丈，如此万八千岁。天数极高，地数极深，盘古极长，后乃有三皇。数起于一，立于三，成于五，盛于七，处于九，故天去地九万里。”

这段文字虽然不长，却提供了两个极为关键的信息：首先，宇宙之处是一片混沌，像个鸡蛋一样，天地的界限不明显，而盘古也是诞生于混沌之。宇宙在诞生之前是“无”的状态，是有一个突然“诞生”的时刻，这在古人眼中就是盘古的诞生，而在今天的科学中，这或许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时刻。

还有一个关键信息，说明天地是根据阴阳变化而逐渐形成，阳气慢慢到

了天上，阴气逐步沉入地下，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天地。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观念，也是道家思想的体现，认为阳气是轻而清的，阴气是重而浊的，这才有了天地之别，上下之别，以及距离与方位的不同。

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灵，大多都有超凡的法力与无穷的生命力，但盘古是罕见的为了天地万物而自我牺牲的神。盘古的身躯化为世间万物，这种形象并不多见。在宋真宗时期，有一部大型道教类书《云笈七签》，其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记载与之类似，却更加详细，也更加文学化与哲理化：

“混沌之先，太无空焉；混沌之始，太和寄焉。寂兮寥兮，无适无莫……元气先清，升上为天，元气后浊，降下为地，太无虚空之道已生焉。道既无生，自然之本，不可名宣，乃知自然者，道之父母，气之根本也。夫自然本一，大道本一，元气本一。一者，真正至元，纯阳一气，与太无合体，与大道同心，与自然同性，则可以无始无终，无形无象，清浊一体，混沌之未质，故莫可纪其穷极……首生盘古，垂死化身，气成风云，声为雷霆，左眼为日，右眼为月，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，血液为江河，筋脉为地里，肌肉为田土，发髭为星辰，皮毛为草木，齿骨为金石，精髓为珠玉，汗流为雨泽。”

在这里，《老子》中的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的思想与盘古故事结合起来，不仅盘古是“真正至元，纯阳一气”的产物，盘古死后，也是化为日月星辰，山川湖海，其生命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，这是古人朴素的宇宙观与自然观：不把个体与自然割裂开，而且不论是神灵还是普通人，都是宇宙元气的产物，最终也会进入宇宙，回归自然。

## 从“天圆地方”到宇宙图景

关于宇宙形象的认知，古代最经典的说法是“天圆地方”，一般认为这是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的记载：“天圆地方，道在中央。日为德，月为刑。月归而万物死，日至而万物



明代徐光启汤若望测绘《赤道南北两总星图》



元代刘贯道《梦蝶图》

生。”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生活认知而产生的朴素观念。

这种朴素的宇宙观与道家、佛教思想结合后，就产生了更多关于宇宙图景更加细致的想象，在文学作品中，它多有呈现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《西游记》中关于天地方位的“设计”：四大部洲、须弥山与海洋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宇宙。

《西游记》对鸿蒙初开、盘古故事之后的记录，在全书开篇就有出现：

“感盘古开辟，三皇治世，五帝定伦，世界之间，遂分为四大部洲：曰东胜神洲，曰西牛贺洲，曰南瞻部洲，曰北俱芦洲。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。海外有一国土，名曰傲来国。国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山，唤为花果山。此山乃十洲之祖脉，三岛之来龙，自开清浊而立，鸿蒙判后而成。”

四大部洲最初来自古代佛教典籍《阿含经》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它成为故事宇宙观的重要载体。而书中关于天宫、西天的内容，则是道教与佛教思想的集中体现，这种混杂着不同神话体系的文学作品，其实对读者的吸引力更强，

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思想的认同感，或者说，这符合多数人对宇宙万物的朴素认知，都能从中获取精神的共鸣。

从文学创作上看，这是一个巧妙的做法，但从读者接受的层面上看，这实际上还是古人宇宙观的体现：承认宇宙图景的复杂性，而不是站在某个绝对的立场上来认识宇宙，接纳不同的宇宙观。这或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性的体现，即便是儒释道的宇宙观混杂在一起，在文学作品中也不“违和”。

## 超越宇宙 逍遥栖居

除了对宇宙起源与宇宙形象的认知，古人也十分关心自己如何与宇宙之中合理生存，如何与天地万物保持合理的关系。这其中道家思想最具超越性，尤其是庄子的思想，更加引人遐思，令人神往。

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有这段经典的文字：

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，

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”。

这段文字不仅是进入庄子哲学的“第一站”，也是几千年来无数人向往的美好境界。在水中为鲲，进入空中则为鹏，鲲鹏展翅，后世的李白也惊叹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。鲲鹏的生命是自然而灵动的，它被太多人寄托了少年意气，又被无数人看成精神自由的载体。

像鲲鹏这种可以在天地之间随意迁徙、变化的形象，已经超越了时空界限。这其中有一个颇为深刻的哲学思考：宇宙中“大小之辩”的问题。在庄子看来，事物的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，这是一种“相对主义”。而逍遥的状态，就在于突破了这种形式上的局限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时间也并非无穷无尽，但人追求自我超越的冲动却是始终存在的。而鲲鹏这个美好的意象，让我们看到了超越时间、自我之后的逍遥状态，令人无比神往。

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并非易事。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中说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这种“逍遥于天地之间”的状态是个体与自然的统一，是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最佳的生存状态：既有个体主体性，又有自由精神，这并不是消弭个性，而是各种自由状态的并存。

古往今来，太多人向往逍遥的状态，但大多数人只能憧憬其美好，却在现实中与世沉浮，很难获得超脱的人生状态。庄子

反对外物对人的约束，抛弃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，或许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与幸福。

庄子《大宗师》中说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哲学家牟宗三曾说：“道家的智慧是‘忘’的智慧……相忘是一种很高的智慧”。拥有“忘”的智慧，可以让我们放下很多执念与烦恼，也能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。要想真正做到“相忘”，还需放下心中过强的执念，尤其是对物欲的执念，要不然就会陷入欲望的深渊，难以挣脱现实的桎梏。

庄子笔下的鲲鹏，似乎是一个没有烦恼与执念的自由状态，它超脱于现实之上，融入大自然的变化，身体形态也能轻松转换。鲲鹏与逍遥的状态，是古人想象力的呈现，也是对现实之上超越精神的体现。

这其中的“游”，就是一个自由而畅快的状态。德国学者汉斯-格奥尔格·梅勒认为这关乎“我们来何方”这一终极问题：“‘游’的运动状态漫无目的，它没有发端，没有终点，却体现着一种敏锐的适应能力”。这种漫游的精神状态，其实古往今来一直存在，越是精神自由的生命，越能感受到它的魅力。

古人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，会产生无穷的想象，却在现实中不得不感叹生命的局限，以及生产力的有限，古人的迁徙能力受制于身体与自然条件的约束，只能想象出各种有极限能力的生灵。水中之鱼，空中之鸟，都激发着古人的想象力，长此以往，便产生了各种神话传说。不论是盘古的故事，还是鲲鹏的诞生，都是如此。正是这种在宇宙中“游”的状态，让人们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，即便宇宙是辽阔的，个体也能在心灵自由中实现真正的逍遥与超越。

如今，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对更遥远的星空的探索，可以在渺远的宇宙中探索更多的奥妙，古人对宇宙的朴素认识，于今看来也颇具想象力，而道家思想中关于人在天地万物之间如何逍遥栖居的思考，也值得今人细细品味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